

庫文有萬

種千一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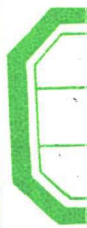
編主五雲王

集黎昌韓

(七)

著愈韓

行發館書印務商



韓昌黎集

(七)

韓愈著

國立學基本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韓昌黎集

卷三十五

碑誌

盧渾墓誌銘

渾河南法曹參軍第二子而公妻弟也然有銘無誌焉

前汝父母右汝兄

兄上或有弟字或作後有汝兄渾於陵弟也兄弟惟二人

汝從之居視汝如生遷汝居今日月之良遷汝或作汝汝

居孔罔兮後無有殃如不信兮視此銘章

此或作於

饒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韓氏自魏安世桓王茂五世孫爲觀素嘗爲桂州刺史四子長仲卿爲部侍郎公爲科斗書後記云叔父當大曆世文詞獨行中朝卽雲卿也李紳卿涇陽令韓爲揚州錄事參軍太白謂工古文而能官者公與兄會仲卿之子也俞龔龔之子也發紳卿之

子也及爲饒州司戶故公誌云桂州君之孫司錄君之子其系明甚李太白爲武昌德政碑亦言桂州君四子名諱長少皆與此誌合惟唐史世系表乃以桂州君爲有七子無少卿而有晉卿李卿子卿升卿果何據而然未有公之家世而適誤漏者也史至是何以取信後世哉

世而適誤漏者也史至是何以取信後世哉

世而適誤漏者也史至是何以取信後世哉

安定桓王五世孫叡素爲桂州長史化行南方

長或作刺史考世系表李太白去思頌公墓誌行狀皆作長史

有子四人最季曰紳卿文

而能官嘗爲揚州錄事參軍事故宰相崔圓

或無參軍二字上元元年二月以崔圓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

圓狎愛州民丁某至

顧省其家後大衙會日司錄君趨以前大言曰請舉公過公與小民狎至至其家害於政出至字圓驚謝

夫失少婦失或作喪子失壯母歸咎無處

韓滂墓誌銘

公爲袁州日二姪湘滂皆從之滂死於袁州故云權葬宜春郭南一里宜春袁州也世系表老成二子湘大理丞滂實雞丞按誌滂年十九死則未嘗仕也表復誤矣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桓王王名茂滂九世祖也滂父老成厚謹以文爲韓氏良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滂其

季也其祖諱介爲人孝友一命率府軍佐以卒二子百川老成老成爲伯父起居舍人某後或無復出老成字或無某

字起居有德行言詞爲世軌式滂既兄弟二人而率府長子百川早死無嗣或無早字其叔祖愈命滂歸後其

祖滂清明遜悌以敏讀書倍文功力兼人倍與背同倍文謂背本暗記也周禮注倍文曰調韓語蓋本此應重覆如此也爲文詞一旦奇偉驟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無假之人邪或無得字退大喜謂其兄湘曰某遠翁

且踰年懼無以爲見今翁言乃然可以爲賀羣輩來見皆曰滂之大進不唯於文詞爲人亦然或無文字詞下或有

於既數月得疾以死年十九矣死或作卒滂貞元十八年生吾與妻公妻高平君盧氏哭之傷心三日而斂既斂七日權葬宜

春郭南一里或無一字嗚呼其可惜也已作之一銘曰

天固生之邪偶自生邪或無之字天殺也邪其偶自死邪或無也字莫不歸於死壽何少多歸或作悲銘以送汝其悲素

何

女挈壙銘公元和十四年以刑部侍郎諫佛骨忤上意出爲潮州女挈道死商南層峯墟之山發其喪歸葬于河南之河陽世墓之次云

韓昌黎集

七碑誌

三

女挈

女加女書二切

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爲少或作少，非是。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爲刑部侍郎。言佛夷鬼其法

亂治，梁武事之卒有候景之敗。

或無武字。

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

剗或作削。

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

海揭陽之地。

或無漢字。

○揭，其逆切。又音竭。

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追遣之。

或無可字。

女挈年十二，病在席。病或作疾。

或作在病，無席字。

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

又一作父。

撼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峰驛。層峯或作密。卽瘞道南山下。

五年，愈爲京兆。

下或有尹字。

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挈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葬上或有而字。女挈

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

和下有之字。

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

公嘗誌盧君夫人苗氏之墓，今誌唐充妻盧氏，卽苗氏長女也。充其長女壻，公季女壻也。

夫人盧氏，諱某，蘭陵太守景柔八世孫。父貽卒，河南法曹。法曹娶上黨苗氏，太師晉卿兄女，生三女三男。

考苗夫人志，當云二男。

夫人最長，法曹卒，苗夫人嫁之唐氏充，充明經。

或無復出充字。

宰相休憫，曾姪孫出，郗氏。今按郗綽反，俗郗。

字與郗字相亂，今流俗都超字，多作郗誤也。

外王父昂，中書舍人。夫人年若干，嫁唐氏。凡生男與女九人，年四十二。元和四年

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年四月十五日葬河南府河南縣之大石山下。銘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後，率其先猷，令德是茂。爰歸得家，九子一母。母或作其。婉婉有儀，柔靜以和。命不倖身，茲其

奈何。刻銘墓石，以告觀者。

觀或作親。○者之茂切。與何叶。吳才老讀如此。

乳母墓銘舊本作河南縣令韓愈乳母李氏葬乳母且爲之銘自公始

乳母李徐州人李下有氏字或號正真入韓氏乳其兒愈入或有作爲下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大曆三年公生

彌卒此云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未詳退之祭嫂鄭夫人云我生不辰三歲而孤此言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是雖入三歲而未及兩周也李憐不忍棄去李下有氏字或視保益謹遂

老韓氏及見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軍見下或有其字徐入朝爲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

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二或三時節慶賀輒率婦孫列拜進壽節下或有受字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

月十八日疾卒疾或作病或無疾卒三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于石納諸墓

爲銘語或作誌

卷三十六

雜文

瘞硯銘銘或作文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公與元賓皆貞元八年進士也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歎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

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襄谷此下或有問字襄谷地名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

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斯聞作非是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毛穎傳

公作此傳當時有非之者張籍書所謂戲謔之言謂亦指此舊史亦從而爲之言曰譏戲不近人情是豈有識者哉柳子厚豈下人者乃獨以爲奇既書其後又答楊誨之書云足

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云云則文章固自有知音者哉○李肇國史謂公此傳其文尤高不下選史譏戲亦謂此傳似太史公筆

子厚有叢毛穎傳後

題見柳集二十一卷

毛穎者中山人也

今定州名

其先明駢

禮記曰明駢佐禹治東方土

句

養萬物有功

因封於卯地

死爲十二神

治方作理土方作吐屬下句云孔氏周書注曰土能吐生百穀義取此○今按東方卯位此正爲下文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而言也然兔與卯皆不屬土與方所引孔說不合又不見其所吐何者可養萬物兼治東方爲句語意亦似未足唯參兩契云兔者吐生光則兔乃有吐義然似亦只與下文當吐而生之說相表裏止是自吐其子而無吐養萬物之意未見其必可據也若作治東方土而自爲一句但以平水土而言則其語勢無闕而下句養萬物有功爲奏庶鮮食之義意亦自明故今且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見本草明駢八世孫翫蜀本音奴鈎切爾雅兔子譙郭注云俗呼曰兔而出名曰癭○癭芳世傳常殷時屬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恒娥耐子見淮騎蟾蜍入月其後代萬切廣雅云翫兔子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斂者下或有號東郭三字或有號東郭斂而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鵲或作疑廣雅曰韓盧宋鵲秦始皇時蒙將軍恬製筆自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也此固寓言然亦不爲無失召左右庶長與軍尉或無右字非是以連山筮之法周禮三易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筮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跌獨取其髦簡牘是

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策詞皆用古韻詩祈父予王之爪牙靡所止居古牙居通與資亦然

也公豈它有所自邪○今按聲資與居書叶今北人注蒙恬造筆以柘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非兔毫語猶謂毛爲謾公作董生詩香與書漁叶皆可證也遂獵園毛氏之族拔其豪或作毫非是載穎而歸獻

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或無日見親寵任事

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

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

所使自秦皇帝皇上有始字或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相下有李字中車府令高趙高爲中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

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雖下有後字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

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秦始皇紀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

也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

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

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或作喜非是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

今不中書邪或作而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

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左氏傳二十四年富辰之言戰國時有毛公

毛遂

遂趙人平原君之客

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或無爲字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

將軍拔中山之豪

或作彥非是

始皇封諸管城或作城之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或作幸

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下邳侯革華傳

方云閣本無此篇劉龍圖樵云或言此篇不類退之文及得本校果無趙璘四話錄謂革華傳稱韓文公皆後人所誣是唐人已知其僞然杭本文粹皆錄洪謂始

錄於歐公非也○今按此當全篇刪云

送窮文

子嘗見文宗備問云顧頌高辛時宮中生一子不着完衣宮中號爲窮子其後正月晦死

宮中葬之相謂曰今日送窮子自爾相承送之又唐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

藥正月晦巷死世作藥藥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也小宋云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等

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然送窮文與揚子雲逐貧賦大率相類張文潛曰公送窮

文蓋出子雲逐貧賦然文采過逐貧矣晁無咎取公此文於續楚詞系之曰愈以屢窮不遭時

若有物焉爲之故託於鬼神彼窮我者車船飲食謝而遠之而窮不可去也則燒車與船延之

上座亦卒歸於正之義焉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或有星字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輿粳輿或作與糗爾雅云麥也周

久丘救二切牛繫輓下引帆上檣檣萬里連檣牛繫輓下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日下或

糗之良切牛繫輓下引帆上檣檣萬里連檣牛繫輓下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日下或

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粳糗或作糗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

新駕塵穢風○穢音霍又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

聲若嘯若啼若歔嗟○嘯音切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

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蠶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鯢臭香。數切。鯢許。糗根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已與以同。以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作曲。或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朋儔。或作儔。朋。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撰乎覆羹。結切。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目或作三。非是。在十去五。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名上。或有一字。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決切。於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曰文上。或有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苟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點大癡。淮南子。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又抱朴子。凡人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惟或作。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粃。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

延之上座。之或作入。公此篇終云延之上座。於是段成式作留窮詞。近世唐子西作留窮詩。二者皆祖公之意。而爲之然成式後又作送窮辭焉。

鱷魚文。鱷或作鰐。朱居靖公秀水閒居錄云。鱷魚之狀。龍吻虎爪。鰓目。鱗尾。長數尺。末大如箕。此文初成。鈎仍有膠黏。皆曰惡谿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數日。公令其屬秦濟以羊一。豚一。投谿水而祝之。其夕有暴風。震雷起。谿水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鱷魚患。潮州按谿水而祝之。其夕有暴風。震雷起。谿水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鱷魚患。潮州按

廟諱所謂能馴鱷魚之暴者此也。歐陽文忠作陳文惠公神道碑。書公通判潮州。惡谿鱷魚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皆以文而戲之。其患并息。潮人歎曰。昔韓公諡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爲雖異。其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

維年月日。年或作維。元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銜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

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擲刀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列新書作遡。方云音力制切。述道也。罔或作網。或作網。方云莊

手之。擲言刺也。字从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或無後

夷楚越。或無字。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潮州或作湖。而無海字。或作嶺海。而併無潮州字。○今按此言

文則只作湖嶺。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今字闕本在四海之外。六合

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

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睥然方云左

目出貌。安上或有下字。不或作而。或無處字。○今按此恐有脫誤。據處食民畜熊豕鹿豕。以肥其身。以種

疑當云睥然不去。據溪潭食民畜云云。乃是更詳之。○睥何版切。據處食民畜熊豕鹿豕。以肥其身。以種

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亢拒或無亢字。長雄漢薛刺史雖鴛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或作中

云洪謂中身也。禮曰：文子共中。然國語余左執鬼中。化化覲覲。覲，目出貌。本或作視。視，息香反。視也。方注身也。○今按二本皆類然。意謂心爲近。故从之。化化覲覲。云或校作晚。晚，窮視貌。莊子：晚然。在微纒中之。○今按恐當作晚。爲民吏蓋以儉活於此邪。也。或作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鱸魚辨。鱸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或無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鱸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鱸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月不能至。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鱸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而爲或無冥字。刺史則選材技吏民。吏或無字。操強弓毒矢。以與鱸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卷三十七

行狀狀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題中或無支度二字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一本有皇任開州新浦縣

主簿九字。公嘗從晉於汴州。爲觀察推官。故知晉行治甚詳。唐史晉傳皆取公行狀爲之。其增修者不一。二爾司馬溫公考異以爲公作晉行狀。必揚美蓋惡。敘其爲相時事。止於此。則其循默充位可知。然其重謹亦可稱也。談載云。蓋晉行狀書李懷光事。大似左氏。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至德元載十月。肅宗幸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

爲文。任翰林之選。選下或有既以字。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

緋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

史。貞元二年二月。以前汾州刺史崔圓爲淮南節度使。奏晉以本官攝御史。充判官。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

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下沒切。立可敦

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大曆四年五月。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奏晉爲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

焉。取一作假。約我爲市馬。市字絕句。方以馬字屬上句。而復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一作卒。涵懼不

敢對視。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旣多乎。公與或作公爲。與上或無而字。

爲賜或作爲爾賜。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至上或有五字。而無吾字。皆非是。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

或無故字。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下是其字。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兩舉或作舉兩。此用莊子盜跖大恐兩展其足也。或無復字。自迴紇歸。拜司

勳郎中。未嘗言迴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卽位。德宗卽位。以大行

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擇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未盡或作始盡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

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恆州建中四年

十二月以晉爲國子祭酒河北宣慰使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人下或有字或有心字無大字公旣至恆州恆州即

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興元元年三月李懷光反車駕幸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

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與上或有字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

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有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旣爲太尉矣

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

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故或無字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

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有罪下或有字雖有大過猶將揜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

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

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

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下或有字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尙書左丞又爲太常卿貞元

二年七月以晉爲尙書左丞被黜復拜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五年正月以晉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

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以或作已。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

職繫天下。句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

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或無復出天下二字。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或作已。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九年

五月罷相。改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

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

事。疾上或有辭字非是。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遂巡進。北面言曰。攝中

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十

年。以晉守兵部尚書。充東都留守。判入謝。上語問曰。晏。謝下或有遷字。問日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

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或無州字。兼

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或無山字。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

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

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或無畋遊字。無度。或作無幾。考之傳。其將李萬榮乘其

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度下或有使字。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

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